

亚非九国游记

YAFEI JIUGUO YOUJI

刘厚明



174896

亚非九国游记

刘 厚 明

封面、插图：李晓军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联大 00084693

亚非九国游记

刘厚明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168 1/32 6印张 6插页 85千字

1984年3月北京第1版 198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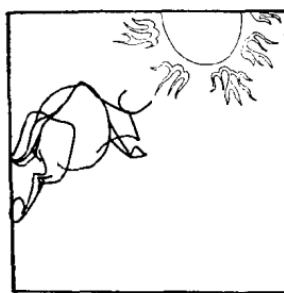
印数1—21,000册 定价0.58元

编者的话

亲爱的少年朋友：

你是否曾经问过老师：“外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外国人是怎么看咱们的？”“外国孩子的生活也和我们一样吗？”……这本日本、阿曼、摩洛哥、突尼斯、索马里、扎伊尔、坦桑尼亚、布隆迪和赞比亚九国游记也许能给你一些回答。它介绍的正是一个中国人眼里的外国，以及他感觉到的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它为那些喜欢想象、爱提问题的小朋友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小窗。

但愿这些国家多采多姿的风貌，纯朴热情的人民，始终洋溢的友情，能在你心中留下美好的印象；但愿那可爱的日本小姑娘，那真诚的摩洛哥少年，那勇敢的索马里歌手，那善良的布隆迪黑孩子……也能成为你的朋友。





目
录

日 本

信浓露	1
天造之美	10
笑也匆匆	17
鲤帜飘飘	20
彩子的风筝	26
鲁迅之碑	34
您，提高了全世界人民的品格	38

阿 曼

“苏哈尔号”扬起了三角帆	47
“新娘”的倩影	61

摩洛哥

马拉喀什的耍蛇少年	66
在摩洛哥人家里作客	74
海洋的恩惠	77
兹里扎里的歌	81
小球阿里	87

突尼斯	
橄榄情	95
圣城灯火	98
索马里	
我们悄悄相爱	106
哈尔格萨动物趣话	120
扎伊尔	
友谊的诗篇	130
坦桑尼亚	
在野生动物的王国	135
丁香之岛	147
布隆迪	
我亲爱的大河马	155
夏天的预报者	162
两个耳光	169
赞比亚	
带雷声的水	179
后记	187

信　浓　露



日本列岛平原仅百分之十五，可居住面积就更少了。飞临大阪上空，从舷窗下望，是一片密密麻麻、高低错落的屋顶。大街上车如流水，行人摩肩接踵。太多的立交桥和太多的高楼大厦，遮住了人们的视野，使你觉得总也走不出这钢筋水泥的重压。拥挤的汽车和拥挤的商店，呈现出令人叹服的繁荣，也造成了使人难耐的喧嚣。

因之，当我们离开大阪进入了长野县境，便顿觉视野辽阔，心胸为之一开。

长野是日本仅有的几个内陆县份之一，古称信州、信浓。日本的县相当于我国的省。长野下属的市、町、村共一百二十二个，人口二百万，农户比例居日本各县之首。县境

内有全国最大的山脉北阿尔卑斯山和最长的河流千曲川。因地势高，长野被誉为“日本的屋脊”、“日本的西藏”。

我们乘坐的“国铁”列车，路轨就贴在半山腰上。向窗外望去，满眼都是山和谷，满眼都是树和花。上临延绵不绝的山峦，酽绿的底色中闪动着一簇簇岩杜鹃，粉红、淡紫，象几点星，象一团霞。下临狭长如带的幽谷，稻田、果园和农舍，都埋在花丛绿荫里。在日本已濒临绝迹的高顶茅草屋，这儿却时有所见；屋顶的茅草因饱经风霜而变黑了，身影倒映在蜿蜒流淌的千曲河里，造出一种安详、古朴的意境。

时值插秧季节，扎着扎头布的农人们，正弯着腰在田里劳作。那零零碎碎的，一小块一小块的水田，就象抛在山坡上的一面面小镜子。长野流传着这样的谐语：我在山坡上开了一百块水田，晚上出来赏月，便看见了一百零一个月亮。……我低下头数我的田块，数来数去只有九十九块，怎么少了一块？哟，原来自己还踩着一块……

难道长野是日本的“桃花源”？时代的潮流，工业化的巨浪，难道躲开长野绕道而去？怎么竟有这等野旷的风光，田园牧歌式的情调，和悠悠然的生活节奏啊？！

不，不是的。你没看见谷地上那一幢幢流线型厂房吗？它们和那些古朴的高顶茅草屋杂陈并列，相映成趣。得益于山区的纯净空气和适当湿度，精密机械工业在这里蓬勃发展起来了。长野生产的电脑、手表和照相机“誉满全球”，

长野是天然灵秀而质朴的，但绝不是落后于时代的。

时代的澎湃潮流，既没有冲刷掉长野风光的本色，也没有冲淡长野人憨厚淳朴的气质，以及对家乡的爱恋。负责接待我们的高桥先生，把车厢里可以掉转的座位掉转过来，对我们说：长野人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在东京，在大阪，抑或是在神户，只要看到白桦、紫荆或雷鸟，便会思念起家乡——那是长野的“县树”、“县花”和“县鸟”啊！同乡在异地相逢，往往相携走进茶室，对饮一杯长野特产葡萄酒“信浓露”，思乡的愁绪立刻涌上心头，会旁若无人地一起纵情歌唱：

我们的信浓家乡啊！
最好吃的是荞麦，
最好看的是雪和月亮，
最好的习惯是对佛的信仰……

在“经济至上”，人们奔忙于市场竞争、彼此角逐的日本，长野的乡貌和长野人的乡恋，都近乎于奇迹！

车过佬舍山，我们确乎看见雪了。

在阳光照耀的五月晴空下，佬舍山山顶上的残雪光华四射。高桥先生说，冬季大雪飞扬，往往阻断了全县交通；北阿尔卑斯山山麓一带，积雪可厚四米。

“那么，佛和荞麦呢？”我玩笑地问。

“佛在长野人的心坎上。吃荞麦的日子过去了！”高桥说了这么两句谜语似的话，又说，“我讲个佬舍山的故事吧。”

古时，信浓的荞麦养不活信浓人。于是领主颁布法令：凡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一律由其子背上佬舍山，让风雪和饥饿为他们送终！渐渐地，老人们的白骨使那雪峰都升高了。有个孝子，不忍舍弃他的老母亲，每天悄悄上山给老人家送荞麦团子和御寒的衣服。这事终于被领主发觉，下令逮捕他。恰好在这时，一个外地领主率兵征讨信浓，在强敌面前，信浓领主只好求和。那骄横的外地领主说：“只要你蒙上眼睛，能把一根线穿进针鼻，我就退兵。”这怎么办得到呢？信浓领主愁得团团转。忽然，那个在逃的孝子出现在他面前，跪倒叩头说：“老爷，罪人有一计，可解信浓之围。”他建议把那根线拴在一只蚂蚁身上，在针鼻一侧涂上蜂蜜；蚂蚁穿过针鼻去吃蜂蜜，线也就随之而过了。第二天，在外地领主的监视下，信浓领主按计行事，果然蒙着眼睛把线顺利地穿进针鼻。外地领主以为他有佛力相助，慌忙退兵。信浓领主大喜，不但赦免了那孝子的“罪过”，而且尊他为“智者”。不料，那孝子却说：“老爷呀，‘蚂蚁穿针’的妙计并非是我想出来的，而是被抛弃在佬舍山上的母亲教给我的！”领主惊讶之余，慨叹道：“老人们尽管失去了劳动能力，但他

们的经验和智慧是不可缺少的呀！”从此，他便废除了那道残酷的法令。佬舍山上只有雪光，不复有老人们的白骨了……

高桥先生最后说：“在家庭分裂日趋严重的日本，长野是个例外，多数家庭还能保持和睦，奉养并尊敬老人。所以我说，佛在长野人的心坎上。”

在当今日本，保持奉养尊敬老人的东方传统，确是难能可贵的。日本有个电视剧叫《极乐家庭》，表现的就是被儿女抛弃不管的一对老夫妇的悲惨命运。我们也曾在福冈、大阪等地，参观过几处老人院，窥见了日本家庭分裂悲剧的



一隅。那些从各自的家庭孤零零地走出来，汇合在老人院的老人们，享受着带有升降床的浴池和电动按摩椅等完善的设备，但他们那一双双若有所失的空落的眼睛，则掩饰不住内心的凄苦；那一张张冷漠多皱的面孔，却显现出对孤寂的难耐。在洁净的单人房间里，一位老奶奶跪坐在矮桌前等待送饭人，她面前只有一双筷子陪伴；在绿茵茵的庭院草坪上，一位老爷爷细心地、一根根地拔除萎草，以此熬度漫长的白昼……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夫妻喜欢“小家庭化”，他们自然不会再把老人弃于佬舍山，但“累赘”总要推出去，便花了钱把老父、老母送到这“福地”来了。然而，“佛”还在他们心坎上吗？不在了，不在了！

长野人“最好的习惯是对佛的信仰”，我很想一见长野人的“佛心”——他们的和睦的家庭和尊老爱幼的家风……

车到县首府长野市时，已暮霭沉沉了。

翌日上午，我们参观了富士通长野电脑研制所。厂长说，中国曾进口该厂生产的十六台电子计算机。吃过午饭，高桥先生邀请我们到他家去做客。

他家住长野市郊区，万绿丛中的一幢“和式住宅”里。全家七口人，仅三间居室，略显拥挤。一丛石竹花衬着绛紫色的远山投入窗口，象挂在墙上的一幅写生画。

高桥先生的母亲已过世。和他一起接待我们的，有他的六十多岁的父亲，他的夫人和一对可爱的小儿女。宾主在“榻榻米”上围桌而坐，喝着湛绿的“特撰新茶”，吃着从中国进口的“天津栗子”，谈笑甚欢。

忽听外面一声喊：“贵客到啦？”临街的纸门拉开了，一位老奶奶由人搀扶着，颤巍巍地移步进来。她扑在“榻榻米”上，连连向我们鞠躬：“我去串门来晚了，请中国贵宾多多包涵！”一歪，坐在那里，又捶着腿说，“我这腿上有毛病，坐不好，失礼了！”我们连忙还礼，问候。高桥夫人拿过一个软靠背来，垫在老人家身后。

“这是我的祖母，今年已经八十六岁了。”高桥先生说，“听说你们看过日本影片《啊，野麦岭》，我祖母当年就是那群缫丝女工中的一个啊。”

我一怔，想起了那影片里的镜头：一群贫苦无告的农村姑娘，爬过风雪迷蒙的野麦岭，到一座小城镇去当缫丝工。她们那挣钱养家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一个个姐妹倒在了沸水蒸腾的缫丝锅旁，或惨死在老板、工头的淫威之下……你想知道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情形吗？你就看看这部催人下泪的影片吧！……

我仔细观察歪坐在斜对面的老奶奶。她如今白发稀疏，面纹深密，目光迷离，确是老态龙钟了。我问：“老奶奶，您的腿病什么时候得的？”

“嗐，就是当缫丝工时候坐下的呀！”她抹着不住淌泪的眼睛，说，“那年月，我们受的苦就没法儿说了！我们累死累活地从早干到晚，老板还嫌不够，他早上偷偷把钟拨快一小时，晚上又拨慢一小时，骗我们这群傻丫头每天白给他多干两小时的活儿。我们抽蚕丝，老板抽我们的筋啊！……”这，不就是那影片里的一个情节吗？

“奶奶，别说了，喝杯茶吧。”高桥夫人拿起桌上的小毛巾，为她揩眼泪。那两个最小的家庭成员，六岁的彩子和她四岁的弟弟，似乎也听懂了曾祖母的话，依偎在她的怀里亲昵地蠕动着，是撒娇，还是想安慰那颗遭受过苦难的老人的心？

我想，老人们劳动了一生，儿女理应殷勤奉养他们，何况他们并非“累赘”，还可以传给后代“蚂蚁穿针”的智慧，或者“野麦岭”之类的历史知识呢？老人犹如大树，儿孙后辈都是树上长出的枝杈；“家庭分裂”就象刨根砍树一样，实在有损于人类的生机。

在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我看到长野人心坎上的“佛”了！

当晚，主人设宴白鸟园。这是千曲川畔一家“和式旅馆”。我们入乡随俗，沐浴后也穿上了宽大的和服。席间，主人拿出了一种浅红色的葡萄酒，酒瓶商标上有三个奔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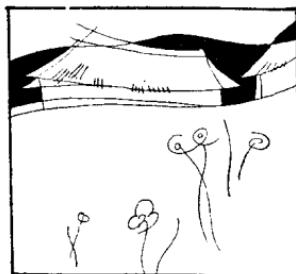
的草书：信浓露。

酒过三巡，十几位日本朋友意兴愈浓，齐声击节高歌：

我们的信浓家乡啊！
最好吃的是荞麦，
最好看的是雪和月亮，
最好的习惯是对佛的信仰……

他们忘情地唱着，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我这个平时严格节酒的人，竟也开怀畅饮，一连喝了七、八杯。

啊，芳香醇美的信浓露啊！



天造之美



松岛、宫岛和天桥之立，并称“日本三景”，驰誉世界。到日本访问，谁不想一游为快？可是，我们到广岛后因忙于公务，竟与近在咫尺的濑户内海中的宫岛交臂而过；后来到了京都附近的龟冈市，眼看着“天桥之立”的路标指向北方，我们却又乘舟南下，顺保津川去嵐山了。三景错过了两景，实在叫人惋惜！

五月二十八日午后，抵宫城县。到车站来迎接我们的大概先生，一见面就说：“如果你们旅途不累，我们打算现在就请你们去松岛观光。”我这才想起号称“三景之冠”的松岛，就在宫城县！不禁喜出望外地连连说：“不累，不累，我们马上去松岛吧！”

这天日丽风和。我们来到海滨码头，登上一条双层舱室的漂亮游艇，举目望去，但见海面波平如镜，叫人很难相信这就是浩瀚汹涌的太平洋的一角，倒象妩媚、宁静、秀丽的西子湖。我问大慨先生：“松岛在哪儿？远吗？”他笑道：“这儿就是了！松岛指的不是一个岛，而是这松岛湾里二百六十多个小岛的总称。你看，那儿不就有一个？”不远处，有一块高出水面约三米的岩石，大小仅如磨盘，顶上长着几棵松树。这也叫岛？不也太小了吗？

“这个小小的岛子叫千贯岛。”大慨先生说，“相传古时有个封建领主，看这小岛很美，便悬赏千金，招募壮士把它背到自家庭园去。这当然办不到，但却因此留下了一个世代相传的岛名。”

听他这么一说，我又仔细看那小岛：它的确极美！纹理分明的乳白色的岩体，从湛蓝的海水里挺拔而出，好似凌波仙子亭亭玉立；顶上那三、四株松树青翠欲滴，生气盎然，错落有致。你见过盆景吗？千贯岛就宛如出自名家之手的盆景，只因摆在了波光荡漾的海面上，愈显得端丽而鲜活，别有一番风貌。难怪那封建领主不惜千金，想把它据为己有呢！

来这儿游览的人，总是首先看见千贯岛。它先声夺人，吸引你去拜访“松岛家族”——千贯岛的二百六十多个姊妹。